

近两年，硬科技投资可谓穿越了各种复杂因素，在低迷的投资行情中仍能逆势增长，就连原本投消费的也来看硬科技，赛道可谓一个拥挤。至少在未来的日子里，谁在硬科技上投得好，谁就在股权投资领域拥有较高的话语权和市场地位。

硬科技领域投资在近几年呈现怎样的发展态势？不同阶段的硬科技怎么投？日前，在扬州举办的中国科创投资峰会上，多位知名机构一线投资人围绕今年的硬科技投资展开热烈的探讨，继续加大对科技创新的投资，几乎成为他们一致的共识。

用VC的打法来做早期科技投资 胜率高达70%

时至今日，创投资金都向科创领域汇聚。清科创业创始人、董事长、首席执行官倪正东列举了一组数据：2017年，被投资企业数量排在前三位的是移动互联网、医疗健康、生物技术；2019年变成了智能制造、IT、医疗健康；2020开始吸金最多的是医疗健康，然后是半导体和电子设备；到了2022年，投钱最多的是半导体、电子设备，然后是医疗健康和IT。“我们可以明显感觉到，创业门槛越来越高，像做半导体的是电子工程的博士，从事医疗健康的是医学专业的博士，做IT、人工智能方向也是博士和院士。”倪正东观察到，最近三年，资金投向科学家、投院士、投博士的比重明显在上升。

就在现场参与讨论的五位嘉宾所在创投机构，50%以上的资金投向了硬科技，其中，还有两家机构有70%的资金投在硬科技。头部机构的投向，很大程度上也决定了市场资金的偏好和行业发展的走向。

“硬科技”一般指人工智能、生物技术、半导体、信息技术、新材料、新能源、智能制造等前沿科技。这些“硬科技”的发展有助于突破“卡脖子”技术、实现进口替代，以及推动产业升级。但是，风险大、投资周期长、投入资金量大等特点，使得硬科技投资成为公认的难啃的“硬骨头”，即便经验丰富的老投资人也可能在项目面前举棋不定。

“我们投的80%都是博士创业项目，这些精英都在行业里有上万小时的研究，机会成本很高，这对我们做早期投资提出了更多、更高的要求。”英诺天使基金创始合伙人李竹表示，早期投资基金这些年出现了非常大的进化，尤其在科技创新时代，投硬科技需要的资金量比较大，要追求投资的确定性，投资人就一定要懂科技、懂产业链，要主动分析一个行业，找到最具价值的创新点，再去找最具价值、最优秀的团队，“如今的天使投资也要采取类似VC的打法了。”李竹说。

李竹认为，用VC的打法来做天使投资，成功和失败的概率就会发生巨大的变化，如果说过去的天使投资绝大部分是赔钱的，只有三分之一能赚钱，如今可能有60%-70%能赚钱了。

“有认知、有纪律是在不确定性当中找确定性非常重要的一点。”李竹表示，所谓有认知，即要在创新之前，更早地认识到创新的价值，比如前沿科技。而所谓纪律，则要有所投有所不投，只投能改变未来的创新技术。

机构重仓替代式创新和前沿创新

虽然“无人不谈硬科技”，但在广泛的硬科技领域，究竟投什么、不投什么？投资人更关注哪些细分领域？

“支持科技创新是我们的主要定位和使命，公司通过助力中央企业（包括地方的国资企业）强链、补链，打造原创技术策源地，解决关键核心技术‘卡脖子’环节。”中国国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孙宏慧介绍，目前国新基金投在战略新兴产业的占比近80%。

孙宏慧现场分享了中国国新基金董事长周渝波对投资总结的“四个不投、五个守住”秘诀，即“看不懂的不投，吃不下的不投，够不着的不投，管不住的不投”。她表示，国新基金主要通过两种方式实现科技创新投资。一种是直接投资项目，国新基金投资了一批科学家创业的企业。第二种是沿着央国企产业链，去投一些能在各自领域填补空白的科技创新企业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持续关注“卡脖子”技术领域成为众多投资人的共识。“我们在填补市场和技术空白的‘卡脖子’领域上的投资比例大概占到8%左右。”火山石投资管理合伙人章苏阳表示。运柏资本联合创始人&管理合伙人戴嵩松则表示：“其实我们更多看比较明确的‘卡脖子’领域，这个比例大概在10%-20%之间。”

在李竹看来，“卡脖子”技术创新可分为两类：一类是替代式创新，另一类是前沿创新。“替代式创新就是我们原来没有的，需要自己建的；前沿创新基本是跟世界同步的，这两者的投资在我们这的比例大概是4:6。”

李竹表示，这两类创新需要的创业者完全不一样。“替代式创新一般从大企业里找一些原来干过这行的，而前沿创新就要找大的科研院所，做科技成果转化、把论文变成一个成果，然后投入使用。”

在他看来，前沿创新有一个特点就是“非共识”。“往往在看到这个创新的时候，很多人未必认为创新的价值有多大，但你要能识别出来，并且提供支持，这也是早期投资的乐趣所在。”李竹说。

创投圈瞩目！

2023证券时报创投金鹰奖暨创业企业新苗奖评选火热报名中，活动高大上、阵容超

豪华、奖项有新意，顶级VC/PE已集结，更多一线机构在路上...

责编：岳亚楠

校对：陶谦